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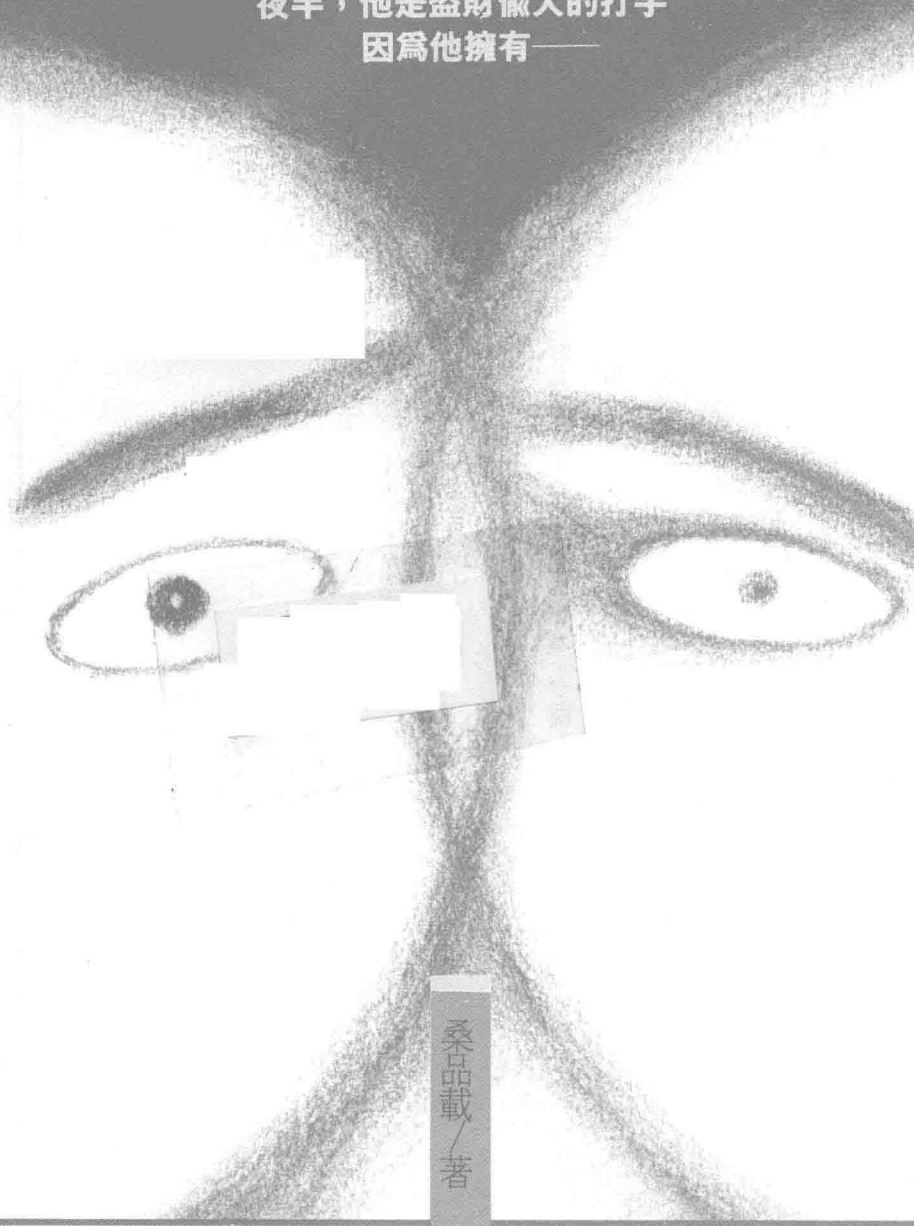
兩個自己

白日，他是儒雅的文弱書生
夜半，他是盜財偷人的打手
因為他擁有——

桑品載／著

兩個自己

白日，他是儒雅的文弱書生
夜半，他是盜財偷人的打手
因為他擁有——



桑品載／著

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●文學誌35●

兩個自己

作者／桑品載

發行人／吳貴仁

總經理／林蔚穎

執行主編／吳秀梅

文字編輯／張錦露

行政編輯／蘇秀玉

美術編輯／張賢瑛

出版者／躍昇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地址／台北市吳興街328號

電話／(02)7031828 7057118

劃撥帳號／1188888—8

印刷／躍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地址／三重市大勇街82巷26弄29號

電話／(02)9868421

總經銷／三友圖書公司

地址／中和市中山路二段327巷11弄17號5樓

電話／(02)2405600

登記證／局版台業字第3994號

中華民國78年10月初版

定價／新台幣 130 元

ISBN 957-630-020-7

●本書若有破損缺頁敬請寄回本社更換●

目錄



兩個自己

六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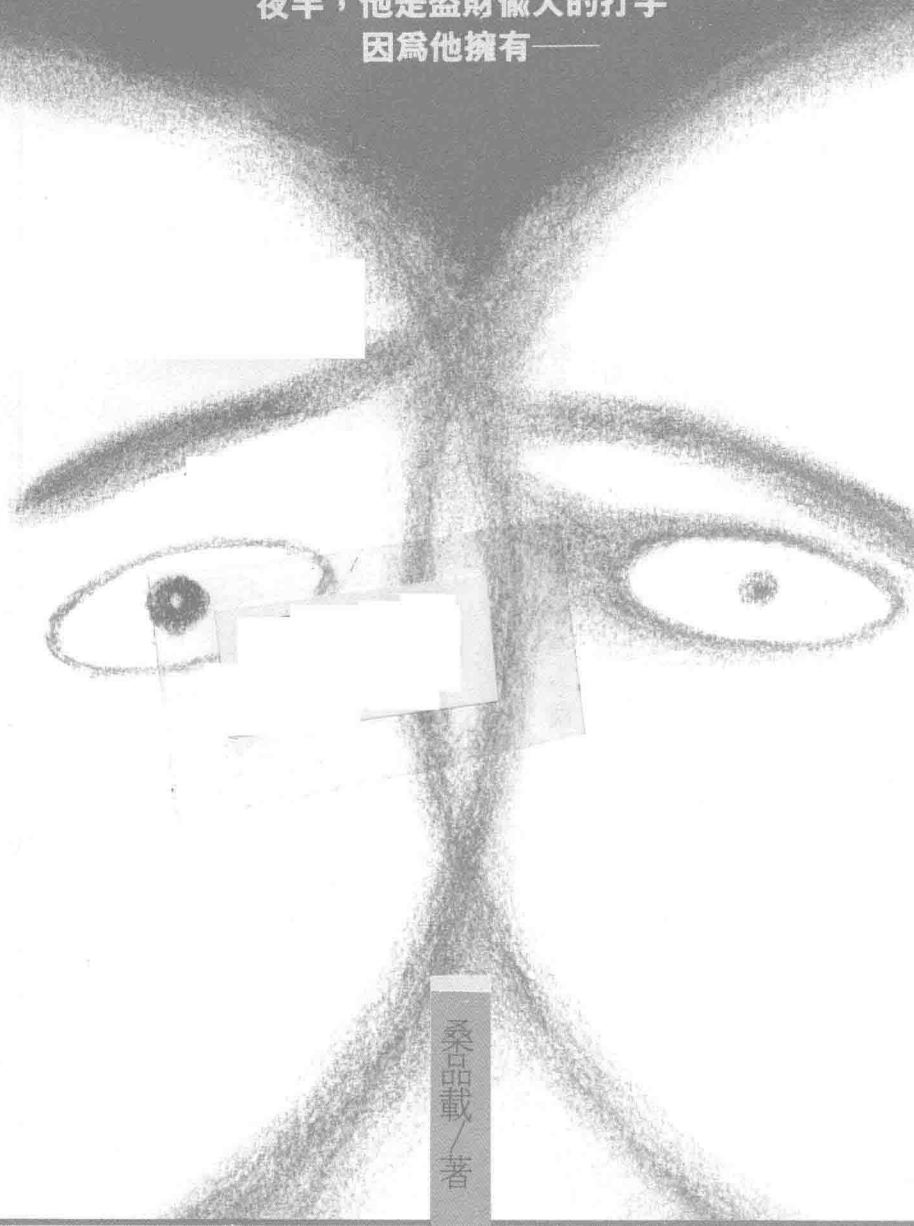
鬼出招

五四



兩個自己

白日，他是儒雅的文弱書生
夜半，他是盜財偷人的打手
因為他擁有——



桑品載／著

序

還寫不寫？



在台灣，從事文藝創作而成爲職業，是一種不幸。但一種行業幹久了，厭煩是厭煩，卻又會產生情感。隔了一段時間往回看，這感覺尤其深刻。實在很無可奈何！

以鬼怪爲故事內容，與上述所謂的「職業」有關，因爲編輯先生作這樣的要求。這些作品會同時在台灣的新生報（或台灣日報）、香港的東方日報、馬來西亞的新生活報、美國的中國時報美洲版（或國際日報）

以及聯合報系的歐洲日報發表過。寫作的時間大約在一九八〇年後的五、六年，因為是連載的關係，所以一直在寫，總字數大概在五十萬字以上。已出版的有皇冠的「役鬼」和新生報的「寒星」。

這次一口氣出版了四本，很佩服躍昇文化公司的魄力。該社編輯女作家張錦露為這四本書花了不少力氣，併此感謝。

近三年來，隱身於文藝圈外，偶有朋友問起：「還寫不寫？」總不知如何回答。唯有一點倒可肯定：絕不以此為業！但這要到哪一天呢？這些作品中有多少「文藝」，自己都糊塗。所以，讀了若能使你感到有些樂趣，便覺安慰了。

一九八八年八月七日

目錄



兩個自己

六



鬼出招

五四







兩個自己





「誰是你的主人？」

「你！」

「你服從誰的命令？」

「你！」

「我叫你做的事情你都做嗎？」

「做！」

「如果你不服從命令，會有什麼後果呢？」

「主人將取我的性命！」

寒冬，三更已過，荒山中的土地廟。一個道士，一個書生，對面而立。出問題的，是那道士，回答的，是那書生。

道士的年紀在五旬以上，尖嘴、猴腮、老鼠眼，臉色黃中透灰，好像有病，或病



●兩個自己

剛好。那身道袍則是新的——如第一次穿上那般新——覺得十分不諧調，彷彿長了一臉爛瘡的人，戴著龍冠。

書生二十幾歲，有著讀書人共有的特徵：白臉、十指尖尖、身材頗長。但仔細觀察，就會發現明顯的不同——不僅不同於其他書生，正確點說，是不同於其他的「人」——他臉上幾乎沒有表情的變化，像一張愁苦的面具，僵硬的，冰冷的。那目光也是，永遠都是空洞地望著遠方，唯一證明他不是瞎子的，是眼皮偶爾也會眨動一下。他有呼吸，這說明他不是死人。

說完了上面的話，那道士深深地吸了一口氣，如釋重負。頭微微一抬，說道：

「好，魚中心聽令！」

「小人在！」

「我命令你立刻去貝浩生家裡，竊取三百兩銀子，送到這裡來。」

「小人遵命！」

道士的手一揮，魚中心機械般轉身而去。

貝浩生是一位退休的官吏，上個月才過六十壽誕。家財萬貫，是地方上的紳士，



●兩個自己

人們爲了表示尊敬，稱他「貝員外」。

貝府深宅大院，宅第宏偉，牆高一丈以上。這時府裡的人都休息了，站在高處望去，一片漆黑。

魚中心在大門外站定，試探地輕輕推門，門已上門。他繞到東牆，身體蹲下，再用力一縱，人便如巨鳥般飛了起來，落下時，在院中一棵蒼柏的旁邊。

他吸了一口氣，確定沒人發現他，再往前走。走了十來步，屋後出現了一盞燈籠，慢慢向他走近。他想躲，但因為正好是在草地上，已經來不及，索性站住。

持燈籠的是個蒼頭，從屋後繞過來時就發現了他，喝令站住，他的另一隻手拿著一根臂長的木棍，無疑是守更的。

老者走到他面前抬高燈籠照他的臉，看清楚後，驚訝萬分地叫了起來：

「原來是魚公子！」

魚中心木訥地點了點頭，表示對方沒看錯人。

「我是黑八，別人都管我叫黑老頭，魚公子你還認識我吧？」

魚中心又點了點頭。黑八道：



「魚公子，你這會兒來，敢情有什麼急事嗎？老爺已經睡了，要不要我去叫醒他？」

「不必了！」魚中心擺手道：「我的確有急事，但不需要驚動員外。」

「那小的可以爲你代勞嗎？」

「唔，你帶我到管事房去。」管事房就是帳房，掌管府中支出和收入，是放錢的地方。

黑八一聽，臉現猶豫之色。說穿了，守更護院的主要責任，就是維護管事房的平靜。這時候深更半夜的，卻帶個外人進去，儘管這外人身份不同，總歸不妥當。

黑八沒說不行，兩隻腳卻站著沒動。曖昧地笑問道：

「魚公子，那你可是要見魯總管囉？這簡單，我先去通知一聲。」

「他難道還沒睡嗎？」

「睡當然是睡了。……」

「那就毋需驚擾他的好夢了！」魚中心道：「你只要把我帶到管事房，就沒事了。」

黑八像是接到了一個燙番薯，既不能丟掉，卻也吃不下。

府裡上上下下沒有誰不知道，這位魚公子不出半年就是貝府的姑老爺。這樣的人，



●兩個自己

巴結猶恐沒機會，怎麼還能得罪？就算撇開這層關係不說，魚中心的父親魚沛然曾是當今皇上的老師，現在是翰林，進皇帝的後宮，就像回自己的家一樣的方便，是官場上一等一的大紅人，尤有進者，貝魚兩家還是世交，貝員外和魚翰林是好朋友。凡此種種，都說明了這位貴公子的話是不能不聽從的。

魚中心見黑八還不走，口氣變得強硬起來，眼一瞪，說道：

「黑八，我說的話，你沒有聽清楚嗎？……快帶路！」

「是，魚公子，小的這就帶你走！」黑八躬身道：「只是，公子爺，小的斗膽請問，你去管事房有何貴幹？明天員外問起，我也好稟報。」

「你不需要知道那麼多！不論有多大的事，我自會替你擔待！」

碰了個大釘子，萬般無奈，只好領路。

這黑八邊走邊捉摸：若說魚中心有歹念，萬一是去偷錢或搶錢，這不可能，因為魚府的錢財比貝府只多不少，而且，魚中心是個讀書人，怎麼會做這種偷雞摸狗的勾當？那麼是殺人；殺誰？殺魯總管嗎？魚中心幹嘛要殺他？一方面，沒聽說這兩人有什麼仇；再則，魚中心就是要殺人，也用不著自己動手。